



□刘庆祥

十几年前,我初遇黛溪河,眼前分明是一条奄奄一息的河流。说它还活着,是它依旧串联起一个个水库,还有水库旁的村庄,鹅卵石下尚存一脉潜流。

黛溪河,这个美丽的名字里含着一段青黛色的往事。它不是地理志里一句干涩的“季节性排洪河道”,而是这片土地上绵长而深沉的呼吸。它的命运与岸畔居民的生息与命运,交融得难分彼此。

它的源头,总萦绕着缥缈的仙气。传说白云山巅的王母池,因天母浣洗仙袍,将一池碧水尽染,遂漫溢成河。这自云端起始的传说,为黛溪河蒙上了一层幽邃的纱。然而,当它流经古城颓圮的墙垣时,神话便沉沉地落到了人间。遥想春秋时,齐公子周受封于此,那时的河畔,想必也曾回荡着筑城的号子与市井的喧嚣。可城邑终成黄土,唯余河水汤汤,映照着千年不变的冷月,将一代代人的兴衰聚散,默然收纳进它深不见底的记忆里。

黛溪河是慈爱的乳母。元代《齐乘》里称它为“蒙水”,蕴含着启蒙与滋养的寓意;待到清代王士禛的诗笔,才定下了这“黛溪”的芳名,仿佛定格了永不褪色而温婉的容颜。它的乳汁,源自芦泉的奔涌;它的臂弯,曾环绕过唐李庵的寂静梵唱,也倒映过范仲淹读书洞里的如豆青灯。更不用说那曾“方圆几十平方公里”的浒泺,烟波浩渺,舟楫往来,邹平、章丘的山货在此装船,顺着杏花沟、小清河,一路东去,直抵渤海。它的丰沛,便是沿岸子民安居乐业的指望。

但黛溪河亦有自己的脾性,那是“沙河”一名所揭示的、更为古老而暴烈的真相。它那“陡峭”的纵坡,注定了一旦夏汛来临,温顺的“黛溪”便会撕去面纱,化作咆哮的“沙河”。那时节,浊流以每秒百余立方米的雷霆之势,自十八条山峪间奔腾而下,如无数黄鳞巨蟒,蹂躏田园,撼动屋舍。在那些时刻,人与河的关系,从依恋骤然变为惊惧的对抗与无奈的承受。它的给予与夺掠,共同塑造了这片土地的性格——既懂得顺应,亦学会驯服。

十几年后,同样的季节,我又一次来到黛溪河边。

车子沿河堤缓缓而行,窗外的景致让我几乎认不出这就是记忆中的那条河。两岸垂柳依依,万千绿色丝绦在微风里轻摇,像是给河道镶上了流动的绿意。河谷坡地芳草如茵,天人菊、金枝槐点缀其间,阳光穿过叶片,筛下细碎的金斑,在草尖上跳跃。河水被一道道拦河坝温柔地挽留,形成一方方静谧的湖泊;水是那种养眼的澄碧,可

[原乡切片]

重生的河流

以清晰地看见水下柔曼的水草,如少女的青丝,随着暗流款款摆动。

空气中传来持续的哗哗声。循声望去,远处一座木构小桥下,拦河坝体正将过剩的河水酿成一道银练般的水瀑。那水瀑不算汹涌,却绵绵不绝,在阳光下放射着晶莹的银光,水珠迸溅处,升起若有若无的虹霓。

我的目光被河边一个静止的身影吸引。一位老者,戴着宽檐草帽,安静地坐在折叠凳上,像一尊河边的雕塑。他手中的钓竿指向虚空,视线则牢牢系于水面那一枚鲜亮的浮漂。忽然,那浮漂轻轻一点,随即沉下,老者手腕一抖,竿梢弯成优美的弧线——一尾银亮的小鱼被提出了水面。它在他掌心活泼地扭动,鳞片闪着微光。老人用那双布满皱纹却异常稳定的手,极轻、极快地摘下了鱼钩,仿佛完成一次小小的礼仪,随即手腕一扬,那条银币般的鱼儿便划出一道弧线,悄无声息地没入碧波,倏忽不见。

我走近攀谈,才发现他身边那只红色的小塑料桶里,除了清水,空空如也。

老人退休前,是镇上一所中学的化学老师,与分子式、方程式打了一辈子交道。“以前这河偶尔也会有水,”他推了推眼镜,目光依旧停留在水面,“味儿不对,颜色也不对。我那会儿在实验室里,就跟学生说,这河水的样本,都不用测,一看就知是‘病’了。”他微微笑起来,“现在好了,水活了。”

退休后,他保持着近乎刻板的作息:每天清晨五点,骑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来到河边,挑个满意的位置,下竿,静坐,直到上午十点收竿回家。老伴已备好简单的饭菜等着他。他说,钓不钓得到鱼,钓到多大的鱼,全不重要。他来这里,钓的是一份心境,是这水面之下的、已然恢复的生机秩序。这河水见证过他青春的粉笔灰,如今又安抚着他暮年的皱纹。

如今,这一川碧水与钓者的闲情和游人的欢愉,共同诉说着一条河流的复活。它不再是被索取、被遗忘的一川裸石,而是重新流淌进人们日常生活中的、充满诗意的栖息地。这澄澈的涟漪,不仅荡漾在黛溪河上,更荡漾在依河而居的人们的心田里。

黛溪河,这条从神话里流出的河,见证过古城湮灭,承载过舟楫繁华,也经历过泛滥的伤痛。最终,它在人们的守护下,成了一段复活的传奇。这传奇诉说着一个朴素的真理:抚育我们者,亦需我们的抚慰。河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同向而行,在这不休的对话中,彼此都找到了通向安宁的归途。

【共享记忆】

老城一锅糁

□李恩维

在临沂这个城市,早晨起来喝糁是市民的传统习惯。天刚蒙蒙亮,糁馆门前早已经挤满了人,有早起上学的孩子,有晨练的老人,有上班族也有生意人……直到上午9点,店里的人才渐渐稀少。

会喝糁的人都知道喝糁要赶一个“早”字,贪睡的人是与糁无缘的。我常去的那家糁馆在工业大道。在每一个早晨,走在路上就能闻到糁馆里飘出的香味,尤其在冬日里,飘出的香味更甚。走进去挑开门帘,喊一声师傅,来一碗牛肉糁,三根油条,在高高的灶台旁站着的老先生总是回一声:好的,马上得啦!

灶台上的大锅热气缭绕,锅底炉火正旺。盛糁的老先生面前一摞干干净净的大白瓷碗,一大盆切得极薄的熟肉片,还有几个瓶瓶罐罐,里面全是佐料。只要听进门的食客喊一声,他便拿碗,抓上适量肉片,手落勺起,热热的糁汤浇进碗,随手撒上姜末、香菜末,淋上香油和醋,一碗浓稠且香气馥郁的糁就送到你的面前。这个时候,你专注地喝一口,糁汤的清鲜、胡椒的微辣,直入肺腑。暖暖地喝着,和周围的人谈着时事,温暖幸福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了。

做糁的老先生姓李。在卖糁的间隙,他不时地和食客们聊会儿天。有一次我和他聊做糁,他颇为自豪地伸出手指:“我做糁,我也喝糁,多少年了,总是喝不够。这个糁好,养人,增寿,美容。你看我像多少岁?我都六十多了。”

老先生介绍说,他是本乡本土的临沂人,家住在老东关。解放前临沂城有八家著名糁铺,今已发展至百家专营糁铺。年轻时他就跟父亲学做糁,做糁时间长达40年。做糁的方法大致是,头一天晚上将鸡肉、羊肉、牛肉分别洗净,放入大锅内,将水烧开,然后放入麦仁、葱、姜(去皮)、大料等,开锅煮4—5小时后,改文火再煮1—2小时,焖紧盖严,不能跑气。第二天早上再将煮好的糁汤烧开,滚锅后放味精、胡椒,经反复煮熬,糁汤鲜滑可口,可谓美味至极。

老先生告诉我说,可别小瞧这做糁,学问大着呢。做糁重点功夫在做汤上,汤好,

糁就好。糁有强身健体,滋阴补虚之说,卖的就是真材实料。弄虚作假,你永远做不出上等的糁汤。做糁的原料一说都明白,可工夫却在其外。许多糁铺都是世代相传,汤料都是百年老汤,可谓老汤里面加新汤,“汤汤不息”。另外,煮汤用的锅盖和柴火都有讲究。做糁用的锅也不同于一般的锅,它比一般的锅要大几倍,和普通锅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颈,所谓的颈就是在锅的上面用不锈钢圈出一个高50厘米的“脖子”,这是为了防止跑香味。另外烧汤的柴火也要用果树木,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原汁原味的糁。

据《临沂县志》记载,临沂糁大约起源于明代末年,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。而在春秋时代的《墨子·非儒》中,已有“孔子穷于陈蔡之间,藜羹不斟”(藜即糁)的记载。战国时的《周礼·天官》、西汉的《说苑·杂言》、明清的《本草纲目》等书,都有关于糁的记载。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以山芋作玉糁羹,并赞誉“色香味皆奇绝”“人间决无此味也”,且赋诗:“香似龙涎仍酽白,味如牛乳更全清。莫将南海金齑鲙,轻比东坡玉糁羹”,这也可以证明糁的产生,距今不是几百年,而是几千年的事了。

对糁情有独钟,且日臻情深意浓,必有它的原由。

糁,实际上就是一种用肉汤熬制的米粥,因其香辣可口、肥而不腻、祛风除寒、开食健胃为当地人所钟爱。在临沂城内,几乎每条街道都有做糁的。临沂人对糁有着独特的情结,糁是积淀在血液里的朴素温暖和亲切。平时,尤其是秋冬季节,早起的临沂人喜欢走到街边,买上一碗糁,坐在街边的马扎上,大口地喝着冒着热气的糁。小地桌,白瓷碗,一人一碗糁,几根油条或烤排,三五人一桌,人多时须排队,其情景蔚为壮观。

临沂糁在全国是独一份,是传统,是地方特色。临沂糁就像广州早茶、乌鲁木齐手抓羊肉、福建沙县小吃、河北驴肉火烧、湖北精武鸭脖、陕西羊肉泡馍、天津狗不理包子、云南过桥米线、桂林米粉等,在大街小巷都可能遇到、看到、闻到、品到,成为城市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【此心安处】

秋天的云

□孟凡增

秋天来了,云也便不同了。夏日的云,不过是些臃肿的棉团,堆在碧蓝的天上,白得发亮,却总嫌太实,太满,太无趣味。而秋天的云,则是极好的,疏疏落落,轻盈得很,像是被谁的手指轻轻撕开了一般,薄得透光,白得发亮,却又分明不是夏云的那种白。

我每每立在田野间,仰头看天,便见那些云朵,排着队,从东向西缓缓移动。它们有时聚作一团,有时又散开,形状千变万化,却总不外乎是些山水的轮廓,或是飞禽走兽的模样。最妙的是午后,太阳偏西的时候,云边便镀上了一层金边,而云心却还是白的,黄白相间,明暗交错,竟显出几分透明来。

农人们说,秋天的云是“扫帚星”,因为它们常常排成一长串,像是有人在天空中扫地。这说法固然可笑,但秋云的确有一种扫除的意味。夏日的溽热,被它们一扫而空;连人心中的烦闷,似乎也在这云的流动中,消散了不少。

记得幼时在家乡,每到秋天,我便爱躺在打谷场上,看天上的云。那时的云,似乎比现在更多,更白,更轻盈。我常常望着望着,便睡着了,醒来时,云已经变了位置,形状也全然不同。大人们说,云是“天上的马”,跑得极快,我那时信以为真。

秋天的云,最宜入画。中国古人画山水,总要在山间留些空白,谓之“留白”,其实那空白处,便是云的位置。现在想来,那些画家大约也是爱极了秋天的云,才想出这般法子,将云留在纸上。只是纸上的云,终究是死的,哪有天上的云活泛?

有时我想,云之为物,真是奇怪。它既不似山之固定,也不似水之流动;既不似花之鲜艳,也不似叶之枯黄。它悬在那里,不即不离,不悲不喜,却自有一种动人的力量。尤其是秋天的云,更显得超然物外,仿佛看透了人间的悲欢离合,只在那里,自顾自地飘着。云本无知,人却多情。我们赋予云以种种意义,说它是“祥云”,是“愁云”,是“浮云”。其实云何尝理会这些?它只是随风而动,因光而变,自在无挂无碍。人间的悲欢,在它眼里,不过是地面上的一些动静罢了。

秋天的黄昏,云色最是好看。夕阳将坠未坠之际,云被染成了橘红色,边缘却又透出些紫色来,层层叠叠,如同一幅水彩画。这时若站在高处,看那云霞铺满半边天,便觉得天地间再无他物,只有云与夕阳,相对无言。

云终是要散的。夜幕一降临,它们便消隐无踪,只留下满天星斗。第二天清晨,新的云又会升起,形状颜色,全然不同。人生在世,能得见几次这样的云呢?而云却未曾计较过这些,它只是来,只是去,如此而已。